

文汇报丛 · 樱花书系

魔鬼的无聊

坂口安吾

黄瑾瑜译

我将成为伟大的
落伍者，
有朝一日重现于
历史上。

日本无赖派文学旗
手惊世代表作，
展现颓废而浪漫的
「输家哲学」。

文匯出版社

魔鬼的无聊

〔日〕坂口安吾 著

黄瑾瑜 译

文汇报丛·樱花书系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的无聊 / (日)坂口安吾著;黄瑾瑜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96-0185-1

I. ①魔… II. ①坂…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648 号

本书译文由新雨出版社授权使用

魔鬼的无聊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李 廉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30 千

印 张 / 6.125

印 数 / 1-4500

ISBN 978-7-5496-0185-1

定 价 / 19.00 元

目 录

魔鬼的无聊·····	001
我想拥抱海·····	021
直盯着人看的女人	
——语吕三船与真心手记·····	035
行云流水·····	115
肝脏医生·····	135
困惑的时代(译后记) ·····	177

魔鬼的无聊

我想,战争中很少有像我这么没出息的男人。虽然心里早就做好准备,征召令迟早会来,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不过,最后还是没来,虽然收到了征用令与传唤令,可是只来找了我两三次。就因为我跟别人比起来,资质差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就干脆把我放弃了。只是笨拙而客气地对我说了声“辛苦了”,然后把我送出来就结束了。

因为我在战争中,是个抱持着听天由命,随便别人爱怎么搞都不关我的事的人。所以,收到征用传唤令的时候也一样,我无所谓,对方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抱着这么干脆的想法。当他们说“身体不好的请到这边”时,身体健壮的里面有一半的人都往那一边去了。可是,我却一点都不慌张。不过,政府官员对我的无能还不太在意,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我可能是个会危害其他征用工的人物。因为一般公认小说家是那种早上睡觉、晚上熬夜的懒惰鬼,是群不服从规则的无赖汉,也因此对我怀有畏惧吧。我原打算听天由命,要我去哪个工厂我都去,可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工作,我是个天命主义者。毫不慌张的样子,似乎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因此,就在全日本的人都在忙碌工作的时候,只有我什么都不做,也因此我心里早做好了三分之一的死亡准备。

我本来是日本电影社的特约顾问。不过，我是个顿时间会想不起“顾问”两个字要怎么写的特约顾问，所以各位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顾问了吧！一个礼拜去露一次脸，看看这个礼拜的新闻影片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然后，跟专务见面谈个十五分钟话就可以了。有时候专务还会觉得麻烦，一副不见面也可以的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渐渐变成一个月只去一次，就仅是去领月薪而已。我其实写了三部剧本，可是一部也没拍成。第三部《黄河》根本是乱来，请我写这部剧本的时间，是昭和十九年年底，那时候早就知道日本会输了，明明知道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挂着相机，悠悠哉地走在黄河边了，可是，却要我写剧本。想来是专务可怜我吧？他大概想我什么都没做，也没去公司，坐领干薪，心里应该感觉不好受吧？于是才会拜托我写一部大剧本。专务跟我之间，有一些私人的关系啦！不过，这点就略过不提了。

据说能控制黄河的人，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因此，黄河治水至今仍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中国事变之初，战略性决堤，注入黄海的河口，改为注入扬子江，日军为此展开大工程。这是电影的主题。不过这个部分与我无关，我写的是这个主题的前篇，谈的是黄河为一条具有什么样怪物性格的独特大河，是偏向历史性、地理性的文化电影。

因此，我很用功地研究了黄河。书读了一些，在立教大学里面有个亚细亚研究所，这里有一位身兼诗人的中国学者，名字我又忘

了,那个人我曾在三好达治那里见过,听说是个可以信赖的中国学者,也听说这位诗人在亚细亚研究所里工作,因此我去拜访求教于他。其他还有几位中国学者,虽然很不巧,都是没有特别研究过黄河的专家,不过,在这里受到诚恳的接待,还告诉我有两家专门卖中国书的书店,叫做内山与山本的,于是我去买了书开始读起来。

另外,会津八一老师听说我正在研究黄河(大概是听创元社的伊泽说的),便邀请我到早稻田的甘泉园这个地方来,因为这里有老师的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品。他告诉我有关黄河的文献,不过那些文献都是中国的书,我缺乏阅读的功力,所以只拿到书名,就不得不敬而远之了。

是件看来毫无完成希望的工作,也就是说,我被要求去做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也难怪他会这样对待我,我心知肚明。这如果是一本小说,战败后过个十年、二十年,也许有出版的希望,甚至等我死了之后也有可能,这种想法并非空谈。不过,描写中国的电影这种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它将会随着战败永远消失,宛如水中泡影。也难怪他要我做水中泡影啦!其实看黄河的书很有趣,我几乎每天跑神田、本乡、早稻田,以及其他各地的旧书店去找书,就连黄河之外,有关中国的书,也为了写剧本而拼命读,甚至到了太过的程度。不过,还是一点都没有要写剧本的心情。硫磺岛被打垮了,冲绳陷落,每两个月见专务一次,每次见面就催我该写了,不过,专务只在意公司的体制,他明知道不可能拍摄。对于专务仅关

心公司内部的形式这一点,让我很难过,然而,我想,既然每个月都拿人薪水,那我就必须写。可是,不太可能光为了这种义务,就去做如此毫无意义的工作啊。我内心叨絮着,我有一半的薪水都拿去买黄河的文献了,就饶了我吧!我如此自我安慰,解释自己的怠慢。

我的住所很奇妙地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这是我全然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住在蒲田,附近有下丸子的大工厂区,这里已经遭到轰炸了。虽然遭遇大轰炸,可是,只炸毁了一间大工厂,其余都只是受到流弹波及而已,还有二十几间工厂没受到摧残。我想,一间工厂要花两个小时轰炸的话,要炸毁其他这些工厂,少说也要二十几个小时。我对于即将到来的轰炸感到厌烦,而且,我想迟早会有一两颗流弹掉到我家。

因此,我计划只要一知道白天的编队轰炸目标是这附近的工厂地带,就要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不管要我跑五百公尺或一千公尺都行。所以我经常训练我的脚力,避免脚力衰退,甚至还计划好要跳过四公尺宽的水沟。

虽然我这么怕死,可是,当别人好心劝我疏散到乡下去时,我却敬谢不敏地留在东京。这种矛盾,是我一生的矛盾,因为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的命运。简单地说,是因为我有着要命的好奇心。虽然我是个非常怕死的胆小鬼,可是,却拒绝不了与好奇心嬉戏的庞大诱惑。我大概不曾诅咒过战争,我想,我应该是全日本之

中,唯一与战争嬉戏的天真傻瓜。

但是,我对前途没有抱任何希望。我有几位朋友在麻生矿业工作(这就是所谓的逃避征用),我有时候会去那里,也会跟荒正人打招呼。这个男人确信“一定会幸存下来”,当那个时刻来临,要全力以赴,尝试各种努力,好让自己存活下来。平野谦虽然没那么全力以赴,不过,他也有相同想法。佐佐木基一也是,他很早就跟女人逃到深山的温泉了。也就是说,搞“近代文学”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为了今天而定下了幸存的计划。他们作计划的能力很不错,不过,现实的生活能力不足,很难照预定计划进行。面对现实的生活能力,与知识能力的高低无关,就算是不善于作计划的人,都比我们这些文学家强。我们这些文学家,遇到事情的时候,可就全然不行了。蒲田在第一次强制疏散几万人的时候,一个衣橱二十元就成交卖了。当荒正人从我这里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一脸要立刻跑去蒲田买衣橱的表情。也就是说,他因为确信会存活下来而慌乱不已。

我一点都不慌,因为我没有先见之明,我天生就没有那种为了前途而订定计划的性格。我是个游戏人间的男子,我抱着凡事“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消极信条而活着。佐佐木和荒是思想犯,才刚从拘留所出来,他们强烈地希望可以活下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荒呐喊着:“不管要如何咬紧牙关我都愿意!”他自信满满,不管要做出多卑劣、多难看的事情,他都一定

要活下去。虽然荒这个人,本来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这么劲头十足的人,不过,从空袭这阵子开始,他更加卖力,看起来很有趣。而我这个对空袭作壁上观,感觉像是只对着空袭乱吠的动物(而且,看起来不像是一只多凶恶的猛兽)的人,反而让人觉得更加诡异,甚至像是只有毒的生物一般。

平野谦被抓去军队里面,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他还是说,不管要他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顾全生命回来。我送他去东京车站,还对他说,去参加战争或许出乎意料之外的,会比读一些无聊小说要有趣得多。我这么一说,他用力捶了一下我的小腹,说我在说风凉话。后来,他很有技巧地骗过军医,才第十天左右,就从兵营回来了。

总之,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彼此说好,在战败后的焦土日本,即便要尽手段,用尽奇谋恶计,都要活下来,他们似乎想在日本取得发言权。他们是有意识地在说这些话,而那些在小酒家排队的无赖汉之类的人,想必内心也都确信只有自己可以活下去,并且各自在心里暗中拟定各种策略。

我对于幸存下去的好奇心,超越他们这些人。我大致上有存活下去的自信,可是,我坚持留在东京。我想,当东京被敌军包围,整个东京被整个翻过来,沸腾骚动如地狱的时候,我就要像地鼠一样,猛然探出头来。因为难得遇到战争了,当然不能离开战争的中心区域。这也是出于好奇心,虽然内心有各式各样的好奇心纷乱

地拥簇在一起,不过,留在中心区域的好奇心与想在那个地方存活下来的好奇心这两种最为强烈。当然,我也做好准备,要是死了,那就到此为止了。

我把我着手书写的小说全部烧掉,后来还因为这样使自己很困扰,不过,因为我当时隐隐相信,至少在未来十年内,我会处于无法写小说的景况中,所以,干脆把它烧掉,省得麻烦,可以轻松地处逃。那个时候是盛夏,然而,我却用作废的稿纸烧了两次洗澡水。

在空袭中,我常常去神田等地买书,间断没去买书的时间从不超过三天。朋友们都很错愕,他们说,反正到头来还不是要烧掉,何必买?可是,我是个非要浪费点钱不可的男人,不能喝酒了,也不能玩女人了,除了看书没别的事干,只好看书。不过,不管遇上多严重的空袭,我都不曾把买的这些书带出去,连一本都没有,只是把别人寄放在我这里的東西带出去而已。

事实上,我常常看的书,全都是些历史书。但是,却蓦然发现这些历史与现实变得非常接近。请看,第一,晚上不是没有光了吗?主要的交通工具变成脚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生活还原到从历史深处诞生出来时的朴素原型了。会为了烟酒排队,有人插队,村里小组会推出代表,主张自己的权利。我认为所谓的权利、法律这些东西,就是像这样渐渐被组织化起来的。以前有所谓的“座”,是一种类似工会的组织,这种为了保护利益,由个人组织团

体,以伸张自己权利的最朴素原型,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四周。空袭下的日本,文明开化的绳索已经被切割成碎片,情况已经与应仁之乱时的焦土无分轩輊了。“缴归国库”这种做法,越来越像以前的庄园,农民一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藏米了。原型里面没有任何美丽的东西,全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私欲,想借着工会或团体,理所当然地保护既得利益。

历史流动的时间很漫长,但是,我却深切地觉得其间的距离非常短。排队的人或物品缴归国库的人内心的模样,已经是千年前的日本了。没想到才历经几年,就已经回到了距今千年的文化中最素朴的原貌。不过,我又反过来想,现在下定论还太早。我不需要认真思考过去这段千年的时间,因为十年或二十年,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认为战败后的日本,最好是陷入极尽可能的最大混乱,精神陷入最严重的颓废。半调子的混乱,只会产生半调子的道德。大混乱是趋近大秩序之路,因为我相信,从最大的混乱到建设这段路,绝对不需要如过去的历史一般无意识的过程,无需那一段空虚而漫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万事俱备,一切处于只为自己私人利益着想的状态下,尽管回归如此完全的黑暗之中,却几乎没有小偷或强盗之类的事情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最关心的事,也是我最惊讶的事。我不得不这么想,这是因为大家虽然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是,每个人都有得吃,于是产生了这种平静的秩序。另外,就算偷

了钱,也没地方花钱玩乐,因此,就不会有小偷了。

有工作的人,都有得吃,都不贫穷,我们需要将这种宛如死亡、愚蠢可笑的平静铭记在心。人类的幸福不在此,人类的真实生活在于那些就算要当小偷、要杀人也想要的东西所存在的地方。

战争中的日本是最平和的,恐怕是日本两千数百年的历史之中,最安稳的日本人。一定有得吃,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为工作而得到金钱。而且,连一个强盗都没有。夜晚一片漆黑,几乎没有巡逻人员,到处是火灾废墟,逃跑也不怕被抓,每个人都穿一样的服装,不怕有特征被人认出。深夜下班回家,不用害怕可疑的脚步声,也不用担心手电筒的光会随后追来。所有可以让小偷杀人犯活跃的外在条件都很完备,可是,几乎连一个小偷、强盗或杀人犯都没有。人们因此就幸福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虚心地吃饭活着的平和的傻瓜,并不是人类。

所谓完全的秩序,只有面对犯罪,才能保持几乎完全的秩序。爱国热情似乎高涨着,这是多么虚无的美啊!自己的房子烧掉了,数万、数十万的房子烧掉了,却不会让人有任何悲伤,只是木然地挖掘着焚烧后的废墟。旁边有人死了,也看都不看一眼,只是用面对老鼠尸体的相同心态去面对。心如此麻痹,就像是恶魔的亲戚一样。即便是沉落到如此状况,还是有得吃,而且,在这种没有特别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刻,人们是不会去当小偷或强盗的。想要的东西不过就是些衬衫或浴衣什么的。到澡堂里面,把别人的浴

衣或衬衫穿出来，一副那衣服本来就是我的那种模样，像这种事情，人们是会做的，虽然他们真正的心已经沉沦到对犯罪麻痹的状况中了，但是，他们不会当小偷，也不会当强盗。就只是一副秩序道德平静的寒酸相，虚无、无趣。人类的幸福不在那里，人类的生活不在那里，因为那里没有人类的本体。

说穿了，我俨然也是这些傻瓜的其中一员，最虚无平静的傻瓜。我也会去追女人，也会谈情说爱。女人自己也因为战争，变得乱七八糟，比我还自暴自弃，她们的灵魂已经走到末路了，可是，她们并没有发现。她们在弄绞肉的时候，穿着和服的雪裤来，然而她们灵魂的荒废与她们盛装的和服不太搭调。

我偶尔会去日映，专务的房间在四楼，但是，因为没有电梯了，所以要爬三尺宽左右的窄小楼梯上去。这时候，邋邋地穿着单衫，喀啦喀啦拖着木屐的男事务员与穿着肮脏雪裤与木屐的女事务员，肩并着肩，难看地抱在一起，在我面前往上走。我就走在他们后方三尺左右的地方，他们毫不在意。这就是荒芜灵魂的实相，是虚无的和平的实相。是一个几乎与盛装和服无缘的灵魂，而且，也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丝丝明日希望的光影。

我每天微妙而热切地阅读，那是灵魂的阅读。我在没有盛装和服的灵魂里面，用我冷淡的鬼眼，阅读着历史，阅读着人类实相走过的痕迹。我与女人见面、互相拥抱的时候，也只用冷冷的鬼眼，贪婪地看着女人的肉体。鬼拥有的只有贪婪，而且带着奇妙的

热情。如此一来，女人会比我更加热情，也更加冷漠。女人是更加荒废的魔鬼。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然而，不是只有这个女人这样，在平民小酒店里面，虽然流氓占领了前面的位置，但是，在纸烟的队伍里头，村里组织的女人们更恶劣，她们强势占领前面的位置，把独占权利视为理所当然。流氓之魂与良民之魂都一样，无法得到地利的人，只能在队伍的后面抱怨，整个日本的灵魂只有能不能得到天时地利的差别，除此之外，所有的灵魂都没有什么不同，都呈现流氓之相。追根究底，全都是流氓。

在蒲田被烧成平原之前，我每天都去棋会所。虽然还因此遭染虱子，不过，总之我的生活就是读书与棋会所，然后偶尔跟女人幽会而已。

有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外表看来似乎体弱多病，他每天都会来棋会所。他其实是田町边一家工厂的事务员，有强烈的反战思想，彻底相信军队会溃败毁灭，深爱共产主义。他是个纯真的青年，他的灵魂深爱人类胜过爱自己的利欲。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他硬要我穿上他的外套，自己却淋了一身湿回家。这位青年不怀疑人，视拯救别人的痛苦而牺牲自己为当然，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善良的灵魂。

蒲田烧毁成原野之后，我曾偶然在车站遇见他。青年似乎没吃饱的样子，脸色非常苍白。那里有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搭在